

民族純血的脈動

日據時期台灣學生運動

(一九三三—一九四五)

藍博洲 編著

藍博洲 編著

民族純血的脈動

日據時期台灣學生運動

(一九一三



四五)

民族純血的脈動

——日據時期台灣學生運動（一九二三—一九四五）

編著 藍博洲

發行人 黃溪南

出版者 海峽學術出版社

登記證 局版台業字第五九六三號

地址 (一一六) 台北市景興路一九三號四樓之七

電話：(〇二) 八六六三二五五九 傳真：(〇二) 八六六三二四六六

電子信箱 sreview@ms47.hinet.net

台灣總經銷 問津堂書局

地址 (一〇〇) 台北市師大路一六五號

電話：(〇二) 二三六七七八七八 傳真：(〇二) 二三六七七四三二

書局門市批發 成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地址 (二三五) 台北縣中和市中山路二段三六六巷十號十樓

電話：(〇二) 二二四九六一〇八 傳真：(〇二) 二二四九六一〇三

澳門總經銷 一書齋 澳門高地烏街三七—二九號地下

電話：(八五三) 五八一四一八 傳真：(八五三) 五八一四二五

排版所 偉旭資訊工作室 (〇二) 二九三一九六四七

印刷所 輪速印刷有限公司 (〇二) 二二二六四七九六

初版 二〇〇六年八月二十日

定價 三五〇元

劃撥帳號 一九三八九五三四 海峽學術出版社

ISBN 3: 978-986-7359-49-0

ISBN 10: 986-7359-49-6

※缺頁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序

藍博洲

一九八七年春天，我有機會加入《人間》雜誌報告文學的工作隊伍，並且在第一件差事即幸運地採集了光復前後台灣學生領袖郭琇琮的生命史。通過郭琇琮，我初步認識了從日據末期到五〇年代白色恐怖期間波瀾壯闊的台灣學生運動。

在台灣，國民政府對「學生運動」一直懷有聞之色變的恐懼，因而在教育政策上一貫壓制學生的思想活動，更不用說是實際的運動了。我還記得，就在我就讀國中期間，台大教授陳鼓應「開放學生運動」的文章在《大學》雜誌發表後，害得我們這些對世事一知半解的國中生，也不得不在題為「〈一個小市民的心聲〉讀後感」的作文裡頭，按照反共八股的格式，大肆批判「學運」的「禍國殃民」。

在戰後台灣成長的我們這代人，似乎一直不知道，早在日據時期台灣就曾經有過轟轟烈烈的學生運動。因此，自己一旦觸及了被歷史湮滅的學生運動之後，就忍不住想要更加深入地知道當年學運的實況了。於是，我又在郭琇琮的基礎上，採集了日據末期犧牲的學運領袖蔡忠恕與雷燦南的生命史，並且更進一步地掌握了當時北部學生反日運動的實況與人脈關係。而這一時期的學生抗日運動，事實上並沒有多少文字資料可尋，除了尋找歷史見證人，進行口述採訪之外，似乎別無他法。

一九八七年冬天起，林書揚等五〇年代白色恐怖時期的政治受難人，向分散全省各地的難友籌集了一筆資金，然後以近三年的集體作業完成了日據時代台灣總督府整編的《警察沿革誌——台灣社會運動史》的中譯。我有幸參與了這套一百三十數萬言鉅作的編輯工作，並且在編輯這套書期間，已經詳細閱讀了至少兩遍以上的內文。因此，對於日據時代台灣的抗日社會運動大體也能夠掌握其脈絡了。

就在這樣的採訪與編輯過程中，我才認識到，原來，早在日據時代，殖民地台灣就有過一波又一波的反日學生運動。只是這段歷史在政治的禁制下卻湮滅了四十幾年。

到了八〇年代中葉以後，隨著黨外民主運動的發展，台灣各大學的校園民主運動也逐漸蓬勃，儼然有星火燎原之勢。這時候，早已不具學生身分的我在與許多所謂「革命青年」交談之後，深刻覺得有必要把過去的歷史整理出來，讓那些正在現實的路上為「改造社會」而前進的年輕朋友們，可以在歇歇腳時，看看前人的腳步是怎麼走的。因此，在跨過一九九〇年所謂「三月學運」的最高峰之後，我特意把同年春天到北京採集的光復初期台灣學運的材料，加以整理，寫成〈在歷史荒湮中消逝的野百合〉一文發表；其時正值三月學運之後的五月學運。

在計劃中，我原本是要以這篇三萬多字的報導為主幹，搭配其他有關光復前後台灣學運的文章，與《幌馬車之歌》及《沉屍·流亡·二二八》同時在一九九一年六月出版。當時，時報出版公司的總編輯吳繼文兄建議我：不妨把日據時期的台灣學運也一併整理出來，同時出版；以補全這段斷裂的歷史。

我答應了。

怎知，因為諸事繁忙，這個工作竟然拖了兩年之後才能完稿！其間，我還幾次因為史料的不足想停筆不寫。

後來，因為篇幅的關係，原先計劃中自一九一〇年到一九五〇年，跨越日據時期與光復初期台灣學運的這本書，還是要分成兩本來出版，並於一九九三年月先行出版《日據時期台灣學生運動（一九一三—一九四五）》一書。

這本日據時期的學運，基本上是以《警察沿革誌——台灣社會運動史》為基本材料，並參考諸如《台灣民報》、《台灣大眾時報》、《新台灣大眾時報》等其他相關史料逐漸編寫完成的。為了更恰當地反映當時學生的思想狀況與運動性質，本書大量地引用了當時各學運團體的運動檄文，以供參考！

當然，這本書並不是我個人的著作，也談不上什麼「學術」價值！只因為從前的人該作沒作，我就扛起來作了。如此而已！我希望，以後自己或者其他年輕朋友能夠在這本書的基礎上，寫出更具社會科學的分析的台灣學生運動史。

在該書的〈後記〉中我曾經這樣寫道。

因為這樣，儘管時隔十三年後，此書早已在書市上絕版多時，我也一直無意再版此書。但是，目睹了經歷過「三月學運」的所謂「學運世代」入朝為官後的猙獰面目之後，為了將來的真正學運的再起，我於是在海峽學術出版社洪宜勇主編力邀之下，決定重新出版這本沒有什麼「學術」價值的書。也因為「學術」價值不是寫作此書時的考慮重點，因此，除了略做力所能及的修訂工作之外，在抽不出足夠時間的客觀限制下，一直想做卻沒有時

間做的註解工作，就只好再次「從缺」了。這是必須說明並向讀者致歉的。

最後，我還要再次聲明，如果沒有林書揚等五〇年代白色恐怖時期政治受難人中譯《警察沿革誌》的貢獻，這段荒漚的台灣學運史仍然無法全面出土的。謹此致謝！

二〇〇六年七月廿五日於台北

※《日據時期台灣學生運動（一九一三—一九四五）》一書，原由時報文化出版公司於一九九三年四月印行。

目錄

序／藍博洲／一

序曲 台灣醫學生的暗殺行動／1

第一章 台灣本島的學潮／7

第一節 師範學校的騷擾事件／14

一、日據初期的師範教育／14

二、台北師範學校第一次騷擾事件／19

三、台北師範學校第二次騷擾事件／22

四、台中師範學校騷擾事件／34

第二節 台北商工學校學生的同盟罷課／44

第三節 台中第一中學學生罷課事件／52

一、台中第一中學的沿革／52

二、台中一中學生罷課事件／53

第二章 東京留學生的文化啟蒙運動／73

第一節 民族主義的啟蒙運動／75

一、聲應會／81

二、從啟發會到新民會／82

三、東京台灣青年會／83

四、其他派系的學生團體／97

第二節 共產主義的文化運動／103

一、台灣青年會的社會科學研究活動／104

二、台共東京特別支部指導下的學運／111

三、合法性的文化運動／130

四、日共系統的赤色救援運動／140

五、日本、朝鮮與台灣無產階級的文化統一戰線／142

第三章 在中國各大城市的台灣學運／149

第一節 在上海／152

一、上海台灣青年會／154

- 二、旅滬台灣同鄉會／157
- 三、上海台灣學生聯合會／158
- 四、上海台灣青年團／168

五、上海台灣反帝同盟／192

六、平社／217

七、台灣自治協會／225

八、台韓同志會／234

第二節 在北京／241

一、北京台灣青年會／243

二、韓台革命同志會／250

三、新台灣安社／251

四、《少年台灣》月刊／260

第三節 在閩南／263

一、台灣尚志社／263

二、廈門中國台灣同志會／265

三、閩南台灣學生聯合會／269

四、漳州台灣解放運動犧牲者救援會／276

五、閩南學生聯合會／282

六、廈門反帝同盟台灣分盟／292

第四節 在南京／300

中台同志會／300

第五節 在廣州／322

一、廣東台灣學生聯合會／330

二、廣東台灣革命青年團／3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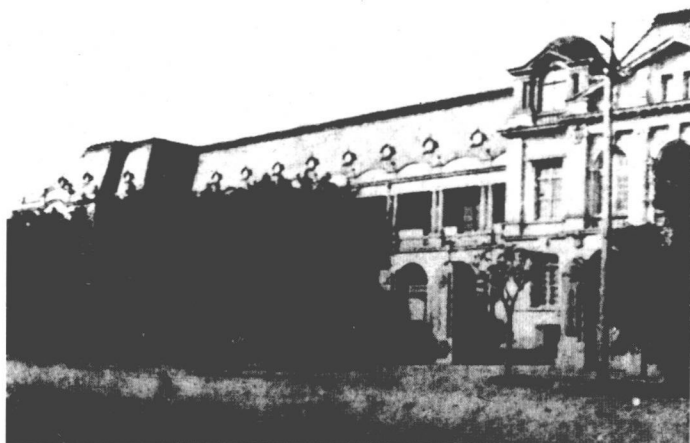
尾聲 日據末期北部學生大檢舉／363

一、台北二中學生抗日思漢事件／367

二、台北二中學生與謝娥的反日事件／370

三、台北帝大蔡忠恕抗日事件／371

三、台北商校雷燦南抗日事件／376



● 台灣學生運動的發源地——台灣總督府醫學專門學校。

序曲 台灣醫學生的暗殺行動



- 一九一三年，醫專學生蔣渭水提出暗殺袁世凱的計劃，並由杜聰明與翁俊明赴京執行，揭開近代台灣學運的序幕。

一八九五年十一月，在日本台灣總督宣告「台灣本島全歸平定」，日本近衛師團「凱旋」回國後，台灣漢族系人民又紛紛揭竿而起，前仆後繼，勇往直前地掀起轟轟烈烈、席捲全島的抗日武裝鬥爭。此一長達七年的抗日游擊戰爭，以一九〇二年的「林少貓事件」為最後，台灣的抗日武鬥也就暫時平靜下去。然而，台灣人民要求推翻日本殖民統治，復歸祖國的意志和決心，並不因此而絲毫的削弱或動搖。在祖國辛亥革命蓬勃發展期間，不少愛國同胞間關萬里，潛回大陸，投入了推翻我國最後一個封建王朝——清王朝的革命。在辛亥革命勝利的前後（一九〇七年十一月至一九一五年四月），台灣島內先後爆發了十次抗日起義事件，其中至少有十次都是在辛亥革命勝利的影響和鼓舞下發動起來的。

就在這樣的歷史階段，日本殖民者以赤裸裸的差別教育制度與強迫同化政策培育出來的殖民地台灣的學生，也在辛亥革命的影響下展開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運動。其先驅者為以蔣渭水、杜聰明、翁俊明等為主的總督府醫學校的學生們。

一八九九年（明治三十二年）三月三十一日，台灣總督府第九十五號敕令公佈台灣總督府醫學校官制。同年四月，醫學校正式成立，最初祇招收台灣人；以培養台灣人醫師與公醫候補者，並利用台灣的地理環境，研究熱帶醫學為目的。

一九一一年，祖國大陸武昌起義的槍聲震動了全國，辛亥革命隨即出現了全國性起義的大好局面，革命的迅猛發展形成一股巨大的洪流，衝擊著封建、腐敗的清王朝。這股巨大的革命洪流，也衝擊著殖民地台灣，大大地影響了醫學校的台灣學生。一般稍有民族意識的學生，沒有不對辛亥革命的發展寄與重大關切者，其中尤以第一名成績通過入學考試的宜蘭籍學生蔣渭水特別興奮；他不但關心革命而且躍躍欲試。由於在校內談論革命問

題諸多不便，醫學校的台灣學生們常常為此傷腦筋。蔣渭水於是就在今重慶南路東方出版社對面的東榮（瀛）商會，租下該雜貨店的二樓，充作同志們的集會場所。事實上，雜貨店不過是掩護作用，因為他們都嚮往祖國的革命運動，自然所談的都是關於革命後的建設問題。為此，以蔣渭水為首，翁俊明、杜聰明、蘇樵山、黃調清、林錦生、曾慶福等熱心的醫學生，募集了一筆資金，託漳州的留學生王兆培，捐給國民黨。

一九一二年（民國元年）三月十日，袁世凱在北京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北洋軍閥統治開始。一九一三年（民國二年）三月二十日，袁世凱派人在上海暗殺實際掌管國民黨黨務的宋教仁；二十二日，宋教仁傷重身死。七月十二日，李烈鈞在江西湖口宣布獨立，二次革命開始。

殖民地台灣醫學校的學生們對袁世凱的登台早已憤憤不平，一旦「二次革命」開始，蔣渭水就提出暗殺袁世凱的計畫；當時總督府醫學校恰好開始講授細菌學，大家便想到利用傳染病作為暗殺手段。同時，因為杜聰明（當時係四年生）向來對細菌學一門特別感興趣，自二年生時代起便常到中央研究所，實習製造細菌培養器，以及培養細菌；不但成績最好，也有實務經驗。蔣渭水於是決定細菌便交由杜聰明培養，並派他偕同翁俊明（四年生）一起執行暗殺袁世凱的任務。臨行前，蔣渭水特別交代杜、翁兩人：「如果能夠用這些細菌病死袁世凱，那麼，北京人民即使有再多的犧牲，也是值得的！但是，如果你們沒有辦法進入水源地，切記，決不可以將這些病原菌污染街上。你們兩個應該立即束裝歸台……。」

杜聰明和翁俊明兩人因為沒有護照（渡華旅行券），不能自基隆直赴上海。他們兩人

於是將霍亂菌（一說是傷寒菌）藏於溫水瓶內，搭乘日台間班輪信濃丸往神戶，然後轉往大阪；因為他們對於北京的地理一無所知，且係頭一次到大陸旅行，因而先在大阪蒐購北京導遊一類的書籍，結果購得一本北京的地理書及一幅北京市街圖（另有一說則謂係在大連購得，見葉榮鐘《革命家蔣渭水》）；這樣，才算對北京的交通情形得到一點預備知識。兩人然後自神戶往大連，經由奉天、山海關入北京。

杜聰明和翁俊明兩人起程後，又有一名醫學校的學生邱鳳翔，跟著來到神戶。當他得知杜、翁兩人已經前赴大陸後，便轉道長崎，搭船往上海。在上海，他因拜訪台灣出身的革命家許又銘而被當時的政府拘捕；後來雖蒙釋放，但一直都行蹤不明。

到北京，已經是七月下旬了。杜聰明和翁俊明投宿一間日本人經營的旅社，隨即到北京自來水廠探視地形、地物。他們原以為，北京自來水的水源地大概與台北的水源地一樣，有開放的蓄水池，容易投入霍亂細菌於其中，使袁世凱患霍亂症而死。然而，到了現場，他們才發現北京自來水廠的戒備森嚴，無從下手，不得不鐵羽而歸。

蔣渭水並沒有因為策動暗殺袁世凱不成而失志。為了喚起台灣學生的民族意識，推動文化啟蒙運動，他又把醫學校之外的國語學校、農事試驗場及工業講習所的學生團結起來，加以組織化，利用課餘時間，在艋舺的金和盛菜館（餐廳），或在和尚洲（今蘆洲）水滸庄的柑園裡頭，秘密集會。會上，由蔣渭水向這些學生報告中國革命的進展情形，痛斥日本帝國主義的壓迫，鼓吹革命精神。

到了秋天，蔣渭水又發動暗殺日本皇室及高官的計畫。

當時，麻豆的文旦柚據說極受日本皇室喜好。因此，台灣總督府在每年中秋節前後一

定要挑選最好的文旦柚去進貢。不但生產貢品的柚子樹要特別管理，採果後送到台北，又要經過嚴密的檢查才算合格。那一年，總督府不知道為什麼竟派醫學校的上級生擔任檢查工作。蔣渭水於是就動起腦筋來，指揮同班的核心幹部，用注射針將傷寒病菌注入柚子的蒂頭，企圖用病菌來傳染日皇宮廷。然而，學醫的他們對於細菌學雖然略有心得，對植物學卻似乎並不內行。柚子是含有酸性的，酸是細菌的剋星，所以這個計畫還是失敗了。

儘管蔣渭水及其他醫學校學生們的兩次暗殺行動都告失敗，它卻揭開了日據時代台灣學生運動的序幕。